



清源文獻卷十四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碑

重修清源郡武榮州九日山寺碑并銘

宋曾會

夫山川之秀者閩中為勝絕閩中之勝者清源為靈
異故其著地形辨土脉陰協於鬼謀憑高峰俯空谷
幽居於佛刹者其惟建造乎東去郡城十五里南去
大海三十里左則南安屬邑市人之所遊集前則晉

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納獨其西北岡阜連絡若虎而
蹲若龍而奔黛滴藍噴藏煙泄雲自遠而來豁然屏
開雙峰對峙中坦數里疑其融結之初已張本乎造
寺也始晉太康九年在縣西南至唐大曆三年移建
於斯會昌廢之大中復之五年賜其額有沙門宣義
者諭衆以輸財邑父老洪玉丁替同謀而市基庵巖
院落總五十有四得錫額者凡二十有一故其托平
地瞰懸崖架石梯跨澗水高與下相疊背與面相倚
尊樹陰森藤蘿交盤簷窓隱映以廻合鍾磬春容以
遠舉樓臺輪奐乎半空門徑委曲於絕頂每海日明

天籟生虹蜺掛峰苔蘚縈壁逍遙澹泞若在鷲嶺沃
洲之上雖勞塵俗慮至而頽脫曾不知心因境靜境
逐心閑優之游之真趣自得允所謂東南之美為幽
人之窟宅造化之功開後世之基址故唐之周朴張
為聆風嘉尚寄詩美之其大殿者唐咸通中將取山
材先齋禱次忽遇人指其處果榎柗杞梓者是夕又
夢許與護送既而一日江水瀑漲其筏自至了無遺
失大壯旣隆目為神運自開寶中連帥中令陳侯割
俸增飾兼重建三門焉其東南隅別立奉先報劬勞
於考妣也寺之講堂者先是連帥鄂國留公造經藏

於招慶禪刹功既成而財有餘陳侯繼舊治補遺事
乾德中興建立至端拱中寺用常住作亭於前因以
集講學而示宏敞也殿之前衆作石幢石塔以引翼
之殿東南鍾樓者周廣順中募衆財而造之薦冥祐
於會識也殿之西北星宿堂者濟南郡夫人建之資
景福於陳侯也寺之東浴室者勸群緣而構之用以
滌外塵而植淨因也講堂東影堂者通判團練使陳
侯奉孝終於此也西堂五百羅漢者邑尹翁畱二君
勸吏民以植福也東峯亭基唐相姜公輔左遷是邦
也尋繇致而營棟宇也西峰亭石佛者獨標竒形控

歷列岫唐徵君秦系昔為隱君勒篆曰高士峯其德
中連帥陳侯鐫而為像擇僧尸之峯之下構以亭因
石為爐碾盆硯皆系之遺物也亭之右古松二株偃
蹇盤屈異於常者昔寺未遷有老僧獨坐誌之謂晉
時所有今或天地陰晦有龍盤攫其上也北峰之南
白雲井者泉味甘涼爽人肌骨唐進士傅荀寄褐在
茲旭旦汲之見雲覆波湧中有龍躍者也井之左壇
越林者青葱聚秀昔殿甫成夜有神人擁徒歷觀俄
隱是所今陰雨中有燈自明也林之下菩薩坑者出
大盤石莫測其源奔湍激響有聖僧時見也坑之右

石龕者危岩虛室人跡罕到無等禪師昔常宴居唐
大中中郡守問道留偈旌德今猶存也古金剛經者
昔天竺三藏拘羅那陀梁普通中汎大海來中國塗
經茲寺因取梵文譯正了義傳授及今後學賴也凡
得法要分為人師者由大悲至巖頭由觀音至朱溪
由天王至隆壽由西庵至招慶皆是寺所自出也大
哉如來之教見性以成道假相以遷善外以因方便
內以契真實故塔廟者攝執滯而發信根由迴向而
通覺路念念自在塵塵圓通三界鑿王四生慈父將
必興者待於時繫於地乎吾皇帝平一區宇百姓無

事是教於天下得以更始也布告正朔百越羣化是
寺於閩中得以勃興也不然者何室於彼通於此若
斯之盛者與知沙門惟峭主領有程誨導不倦始余
閩里間屢然來登樂作嘉賞及端拱初首與鄉書息
駕精舍越明年登甲科授勳丞直史閣得假東歸來
追舊遊寺之黑白衆僉謂熟山水之趣知廢興之本
作記事官見命論撰奮筆撫實乃作銘曰
天地成氣融結著形山澤之秀東南炳靈通海流澗
排空聳青中有佛宇昭然福庭唯禪之門亦覺之路
本乎虛空孰為堅固運以慈心拔其苦趣瞻此儀形

與之齊度魏峩月殿重疊雲樓石徑幾泐煙巖半浮
松寒不夏桂煖長秋彷彿鷲嶺依稀沃洲緬邈聖賢
杳然長逝彤嚶鬼神聿來加衛古物斯存靈蹤益熾
發揮寶乘振灼遐裔真人出兮書軌大同諸佛來兮
教法起於隆梵刹維新兮郡邑其東勒銘豐碑兮昭融
帝功

興化軍文宣王廟碑

宋段全

咸平二年冬十月興化軍作文宣王廟明年夏四月
廟成轉運天水公知軍南陽公通判京兆公將揭碑
於廟命僊遊段全為其文全曰稱孔子者鮮不謂其

德過於堯舜及以天地日月為之比對也老生常談
曾不足尚請紀作廟之所以先是進士方儀以舊廟
卑毀不若諸浮屠伯陽之祠實將新而大之率鄉之
人始構正殿塑繪先聖先師暨費侯至邨侯十人淇
陽伯樊伯等六十一人工止是而貲已竭既而儀貢
藝京師因亟伏闕下表其事請出公錢以周是廟以
示文教於遠人上嘉之以三十萬俞之命庫帑出之
軍之官其主之於是材必市竒工必募良乃峻斯堂
乃延斯廊乃崇斯門由殿之北辟廊為室以秘經籍
以休生徒復徵彼冠冕衮珮几屨車輅旂旌弓矢戈

戟之磬琴瑟鐘鼓拊敔釜七洗劍甄彝壺之狀明
堂廟社壇坎制度而模於其堂凡系禮器若巨與細
皇皇粲粲罔有遺孑噫三代之典百王之教奚不觀
之盡在於此此夫畿甸鄒魯作者則廟之文不一缺
東南之俗敏而有智田畝市井之徒悉能識字畫字
今設廟像嚴教道之如是將見其已學者進而為賢
者未學者化而為學者不可窮也已非風雅不能申
明之作詩遺樂工俾落之晨奏墀下云

廟制穹窿儼如帝宮爰塑爰繪先聖之容爰迨四科
列乎其中若在洙泗連袂而從官崇家侈斯則忘矣
儼也無位而謀其始志弗克終乃祈天子天子威之
勸我文治鄉人翼翼惟學是職胥率用勤庶臻于極
身衣不袞有覲厥後變閩為魯實儀之力

重脩永春縣儒學碑銘

宋陳知柔

洪惟我國家以文治天下儒風翔起迨慶曆間庠序
徧于郡邑吾永春始建學宣和罷舍法學寢弊而地
卑隘士不安之紹興初邑宰莆田方侯漸乃遷于官
田市就爽塏也惟一草創久之復敕今宰清漳陳侯
宏規率諸生脩之殿巖巋然仍闢講堂沿及廡門奕
如也於是詠而歸者日滋復增弟子員而課程如初

嗚呼其規模遠矣侯求文以期不腐知柔蓋嘗寓講
席於斯也喜黌校之重振猶懼夫學者未知所以學
謹為之銘曰

若古有學達于海隅黨庠之際初無僭踰廟吾先聖
翼以其徒立師弟子卓然規模維泉七屬桃源最備
翕然文風其興罔既英英陳侯以儒飭吏春秋莫謁
升堂嘆喟蠹椽兮折棟旁窘兮風雨講不安席而居
無肅容殿巖微缺祀事弗崇欲葺新之靡然樂從貫
乎仍舊校亦增員道學之重孰為後先文焉游夏德
兮弓淵蓋得不傳之傳咨爾衿佩宜有植世兮庶幾

此勃勃以高騫

惠安縣漏室碑銘

宋謝起宗

惠安為邑已百七十有六年所更邑長亦六十有四
政類不暇恤挈壺氏之事民間生子者諏時於野巫
夜半行人或致疑於四鼓夙興之勤無所於稽授時
之道有慚他邑紹興二十四年三月福清林仲俞始
尹邑事未浹辰間百廢具舉惟是午夜鼓人失節一
日語同寮曰今蚤晚衙率謹時而官無其拘縱得之
晝復失之夜不可謂政會建安郡張仁能其事遂使
營之陶土為壺揭木為籌三十有八以驗晦朔弦望

遲疾出沒無毫釐差創於蕤賓之吉成於夷則之望
闕廳事東廡以寘之同寮相與觀焉僉曰天地相去
凡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周天凡五十一萬三千
六百八十七里日月循環冥冥難測皆不逃於茲漏
之涓滴嗚呼休哉乃屬菱溪謝起宗書于石起宗併
請銘曰

陶土揭木注水其中水之增減天地攸同誰不知時
伊聽事東六十四政因循俟公昔諏且疑今焉雍容
吁千百年自我折衷

廣靈萬夫人廟碑

宋梁克家

廣靈廟在泉東湖之滸神姓萬生能療病沒能為國
捍患乾符六年黃巢寇閩斬處士周朴神禦曰未說
泉州境且說東湖一萬家巢衆駭遁民無肝腦塗地
者寔維神力也禮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神之功
如此泉人祀之也宜矣守臣王潮請封護國英烈萬
氏僊妃以章祀典焉嗚呼廟貌歲久將顛余憶母病
昔禱有感故即城東地壝祀之落成撰志庸垂不朽
淳熙丙午孟冬吉日

慈濟廟碑

宋莊夏

通天下郡邑必有英祠表著方望納民瞻依然威德

所被遠不過一二州近不越境其烈以靈而顯者比
比皆然是惟忠顯英惠侯宅於漳泉之介自紹興辛
未距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象而北逮莆陽
長樂建劔南被汀潮以至二廣舉知尊事蓋必有昭
晰於冥漠之間而不可致詰者矣按侯姓吳名本生
於太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嘗業醫以全活人
為心按病投藥如矢破鏑或吸氣噓水以飲病者雖
沉痾竒怪叵曉之狀亦就痊愈是以厲者廢者瘍者
癰疽者扶舁携持無日不交午其門侯無間貴賤悉
為眎療人人皆獲所欲去而遠近咸以為神景祐六

年卒于家聞者追悼感泣爭肖像而敬事之屬
猖獗居民魚驚鳥竄朝暮不相保率請命於侯未幾
賊酋喪死民獲奠居於是相與德侯之賜思所以竭
虔妥靈歲在辛未肇朔祠於是精爽振發民謹趨之
水旱疾疫一有款謁如谷受響時梁鄭公當國知其
事為詳適部使者以廟額為請於是其有慈濟之命越
慶元乙卯又為忠顯侯之命開禧三年春夏之交亢
陽為沴鄰境赤地連數百里獨此邦有禱輒雨歲乃
大熟會草竊跳梁漫淫至境上忽有忠顯侯旗幟之
異遂洵懼不敢入一方賴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績轉

聞于朝於是英惠侯之命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
祠而窘於財一夕有靈泉湧階下甘冽異常飲者宿
患冰釋自是求者益衆百役賴以具舉不數月而成
門敞皇皇堂崇轍轍脩廊廣廡是赫是稱既訖事鄉
之秀民黃炎貽書屬夏以記夏嘗見今樞密魯公言
幼年苦風頭瘍頭幾禿就侯鑿輒愈嘉定九年丙子
歲右股赤腫大如杯惟禱於侯不事刀匕之劑未幾
日而平復因念疇昔雙瞳幻翳積久浸劇百藥俱試
如水投石自分已為廢人適有良醫自言能游針於
五輪間小有差舛如觸琉璃而倒沆瀣人皆危之類
侯之靈以迄濟乃今漸還舊明例屬東儲明發執紼
橫展側讀粗免敗缺荷侯之休何有終窮故喜書其
事且繫以辭俾鄉人歌而祀之

辭曰相紫帽兮大麓僊英祠兮轟轟雕牖兮紺閭樓
楹兮燁煜膏蕭炳兮飾五音椒蘭郁兮震澹心飛龍
駕兮祥雲舞侯安留兮慶陰陰菑流行兮訴無所侯
有靈兮與天語語咨潦兮開雲霧望雲霓兮澤如靈
愍嬰疾兮砭劑莫施禱于侯兮旋武而治扶杖款謁
兮道路壘壘侯之濟物兮利惠不貲靈胥搃兮朝天
車麟麟兮馬翩翩瓊將明兮為輔澤區宇兮何千萬

年

永春縣知縣盧公去思碑

元林泉生

泉州居閩海之南屬邑多近鹽尚商利永春依山僻
遠壤植阜蕃民勤樹藝比年亦稱難治至正十二年
盧君希韓來尹是邑承饑饉逋滯之餘發常平廣賑
貸省賦役正橫斂決滯訟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
權鐵之無徵者時行鄉亭省田野見良禾嘉麥煦煦
笑語召其人勞之間有籬落不整溝洫不治者必罰
其惰兩造在庭則詰之曰何為棄農而即公耶立剖
其事而遣之各得其愧服以去自是民樂稼穡而耻

爭競訟獄大息官曹少事新作學宮延師儒課子弟
月書年考皆自較之文風翕然隣郡僊遊盜發逼邑
境君方行界上賊衆望而拜曰此永春大夫也吾邑
長吏暴毒我驅我至此爾君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
去棘槩願為良民一日得九百八十三人自是威惠
行於境外盧永春之名滿閩粵矣十三年泉郡大饑
死者相枕藉扶携能就食皆來永春幼稚棄於道者
君使人以舟載之分諸浮屠及邑大家使給之食所
存活甚衆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襲永春君乘寇未
集出邑外喻其民曰永春無城吾非逃死我為國家

命吏不可徒死於賊耳民度能致死則與之戰不能則我先死衆皆感憤使君何言歟使君父母我民彼盜焚我室廬掠我妻子一邑同離也我何忍以父母畀仇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皆歔歔泣下人人自奮君乃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則分道而入諸鄉之民無老少皆以鋤挺瓦礫助君擊賊大小三十餘戰捕斬賊衆一千二百餘人民無所傷賊勢大衄寇退君與其民更始相安遵禮尚義若未經喪亂也十六年君改調寧德尹邑父老走大府願留君不可得則遮道拜泣相率拜詣予口其數事求文以紀去思予聞而

嘆曰吾今乃知禮義之可以得民也國家承平無事時武夫之吏薄儒生迂禮義銓曹以勞掩賢州縣以法為治養成置風日長寇亂大闢求苟勝之功下吏無恤民之政苛歛橫賦以給外兵高爵厚祿以寵羸將及將驕兵敗寇蔓於外財殫力竭民離於內連城列邑淪胥不救者以怙兵而不恤其民耳獨聞余帥廷心之守安慶也禮賢養民汰去冗卒百姓為之戮力畊戰故能保一邑屢危於三匝之間吾聞則前有彭君庭堅之尹崇安以義導民得其死力故能保閩關復鄰壤建邵以南皆賴之有盧永春之政亦用此

道一帥二令皆儒者也使當方面任守令者人人能
然則百年天涵地育之德百姓何忍負國家哉余因
永春吏民之情而列叙之以為救時保境者之楷式
云盧君名琦壬午進士惠安人予據輿人之誦而聲
以詩曰

理亂無門戚休自人治生君子賢傳有云泉南七邑
獨善永春七邑沸鼎一邑安枕南荒大饑百里屢稔
大夫盧君治教整整平易近民歛薄刑省大夫蒞政
俊秀有等大夫行田禾麥滿頃耄幼炊春仁及隣封
隣封不治搏蟻聚蜂我卒鋤挺挫其銳鋒指麾整暇

感革頑克武城三百冉有是從衛國與守孔伋在公
勇以義發人心齊同編氓何知大夫之功大夫五年
但如一日大夫改邑何以朝夕彼縣之民得其羽翼
此方之民孰拯饑溺勿馳爾車慰我戀思我思無止
我君則移君子紀之以勸後來

永春縣主簿錢宗顯免徵箭竹碑

元林泉生

元大德四年庚子上司檄縣輸箭竹一節十握者三
萬五千派昇平善化福德民蘇四里地非其產官吏
畏嗔不敢辯強其所無催徵竣急四里之民奔馳隣

境數百里外求買者不計其直竊取不顧其身愁嘆之聲載道任司牧者若罔聞知沁襲為例民甚病焉至大二年己酉主簿錢公適督辦目見心思惻然動念乃謀縣長申于路府路府申于帥司帥司呈于行省行省咨于都督爰詢爰度議久未決徵納如初或者疑其難濟公獨毅然自誓曰害若不除我去有遺恨辨明愈力延祐元年甲寅始獲俞允命下四里之民歡聲動地是時公適在任八年與此事相為終始迄用有成抑天之留公以救斯民也乃相與磨陳巖之崖頌公盛德以傳不朽

泉州府學浚河碑

明何觀

本學舊河歲久湮塞積雨恒恐水不泄正統乙丑僉憲姑蘇陳公擇人浚河道開陰溝以吞吐潮汐而今而後永賴之河後倘壅塞必倣此浚之患乃免直文淵閣中書舍人何觀書

陳公名祚宣德中以御史言事下獄

唐相姜公墓碑

明傅凱

樹直節於當時流芳名於後世此大丈夫事也夫臣之於君謨明弼諧相與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共成乎德業初不見其所謂直此固其所願也不幸君有過而在所當諫諫之不聽而譴怒隨之黜罰隨之

遂使君有拒諫之失而臣有直諫之名此豈其所欲也然與其貪位固祿寵依阿而不言寧覆公餗而不失吾私圖則婦寺之為耳惡足為人臣惡足為大夫夫哉故肝可裂而口不可緘首可碎而志不可奪嶺海之瘴可犯而此疏不可以不陳是其身之利害有所不暇計名於我何有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書之簡冊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名自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唐相姜公之墓所以脩而碑所以立也稽之史傳公諱公輔愛州日南人德宗時為翰林學士預知朱泚之將叛諫誅之而不聽卒之亂復諫取之以從

行而不聽及德宗欲駐鳳翔又諫以張鑑之不可儻及在奉天又諫以羽衛不可不嚴皆果如其言除公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既而德宗欲厚葬唐安公主諫宜從儉以濟軍興德宗遽怒其賣直求名雖有陳宣公之解不能釋遂罷為庶子未幾又貶予泉別駕當時盧杞保朱泚之忠貞而致乘輿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曾不之咎公何負於國家而一黜不可復返德宗何如其君是固不足深尤而直道之不容於時可慨也公至泉日與隱君秦系往還南安九日山遂終於此秦君為墓之此山之麓即今姜相之峯秦君之亭

屹然砥柱相對而故丘斷壠頽然寒煙芳草之間幾
莫能識者今別駕桐廬侯懋以鄉貢進士來治郡幾
五載雅慕公之直節弘治辛亥冬出按于邑屬予為
訪公之丘壠將脩之而立石以示後予歷訪得之以
報侯乃謀諸郡守李侯哲通判張侯祐節推楊侯塿
命工脩葺卜日具牲醴以奠屬予書石嗚呼天地有
正氣人心有正理天地之正氣不容一日息人心之
正理不容一日泯使公在當時若盧杞之姦邪誤國
則雖蒙德宗一時之寵至今人將唾罵之不已枯骨
在地尚有欲發而暴之者况望其垂弔哉惟其直節
不回可以質天地而無愧此所以雖屈於一時而起
敬於千載之下也觀高山而仰止啓後人之具瞻列
侯亦可謂知所重而無愧於公之為人皆可書已也
因係之辭曰

天地交萬物通時有直臣而不顯其功天地不交萬
物不通時有直臣而獨無所容公之在唐憂社稷之
將危而費出之無窮諫章朝上而疋馬夕出乎閩山
之中忠言逆耳王臣匪躬公蓋以之古今孰不仰姜
相之高峯滿林紅葉孤塚朦朧不有我侯孰起其崇
謹鑽石以記實蓋將使後人知異世而同風

崖山碑

明黃澄

皇明嘉靖十二載春正月甲寅總督軍務巡撫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總兵官征蠻將軍
咸寧侯蒞鎮兩廣時維陽春西山蠻寇負固滋蔓貽
患最急乃恭行天討閱兵七萬釐為三軍維僉事黃
澄都指揮李森為中軍由瀧水進屯羅銀右叅政祝
續左叅將程鑒為左軍由新興進屯灣口僉事鄭允
璋都指揮高睿為右軍由陽春進屯鳳凰拱受成筭
尅日俱奮一鼓而擒凡擣巢百二十有五馘魁從趙
林花等三千七百有奇俘執如之用有遺者於是復
田賦七百二十餘石奠民居乙千八百餘家威德太
沛遐邇懷懾徭寇殞膽革心兩廣用靖夏四月丁巳
振旅而還嗚呼昔漢銘燕然唐刻劔閣考烈徵勞何
以加此僉事黃澄謹拜稽首而志諸崖山

鹽政碑

明王慎中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
閩中之法尤為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瀕海鹽
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
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
為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

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其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今甲未嘗設為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徼候非常不為難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候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徃徃皆見執拘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於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所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緣法為實者猶有禁戒之令直於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為低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

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起梟尚寄於可獲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淖漉荒鹵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蔬果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難名橫被譏求足下自為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栢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刷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為一方著蔡部使者至郡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為告余公為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所鬻

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
去昔日為暴之心而無所覲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
來為郡晉江邑侯朱肅菴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
尤慎於是鹽之鬻於民間無異果蔬穀粟之通行流
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於新橋浯溪之渡近渡
居民常資以為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靜甚私司徒公
之德群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
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
事之不出於法而為民病者蓋多矣為使者有如余
公為士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決行惟
此以及於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
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
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
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
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為此
記蓋嫌於為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
但已也於是乎書

泉州府城隍廟碑

明陳讓

高皇帝平定埏區正位建元二年己酉詔封天下城
隍神爵號視地為差三年詔定天下所祀嶽瀆城隍

皆依本稱無爵號謂神通靈山川調風致雲奮雷順
兩春秋秩祀焉四年敕郡邑里皆立厲壇以神主其
祭監察官民善惡官履位必先假廟與神誓期陰陽
表裏協于正直以順承天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而
理於義以曲成民物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能知之
未易與世論也心寵者多眇慢心惑者多諂瀆不講
於幽明之義矣惟聖人觀于天道惟陰與陽觀理於
陰陽惟神與人觀天地神人之心惟公與正觀天地
神人之心之所甚愛者惟君與民制為禮樂以理民
義祭祀神祇以祈幽祉事雖在禮樂敬在鬼神故明

德馨香上下昭格百穀殖好民用乂安唐虞夏以來
未之有改也神祀舉亦為民義民義舉亦為神道序
秩其事先後輕重合體履之乃知其物不二直所從
事之異路有能與不能爾人之所能神所不能者人
其任之人所不能而神能者神其不任耶爽德怠事
皆為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泉郡城負清源而臨晉水
崇雉周池神與郡諸侯皆受命於天以保民為職位
分相當通氣效能表裏共治若晝夜寒暑晦明舒肅
成歲實有其理非假借神道而為言也廟舊在衛西
逼近臺省諸署湫隘誼囂圯剝殆盡歲甲辰大侵郡

侯俞公蒲山別駕陳公少華思祈神貺載輯民休乃
相諮議謂神聰明正直能調和風雨福善禍淫助我
綏育黎庶今廟若茲甚非所以妥安神靈昭致慈惠
精意者時詘不可用民惟資壽寺廢且盡門堂寢室
僅有費一功百積高居幽寔惟神明之奧正直之府
足稱陰陽表裏之義其惟遷茲廟東北舊有晦翁小
山叢竹亭不二堂舊為歐陽行周讀書室可庇崇福
廢寺餘材肆一修治庶幾不遺古義時效吾儕景行
之思者至是厥功聿成廟貌巍巍我聃扁彪章丹青煥
耀清齋有舍緇流有次遠近來觀莫不欣喜謂蒲山
公高潛神參制義達權少華公協德齊明少府雙華
胡公繼至罔不同心與德謂幽明之路可通果繁昌
之福可坐而致賢哲之跡可尋果為善之類可樂而
生也詞曰

嶒嶒榕城其隍淵淵滌穿潮汐屏翰深堅通節內外
保民禦奸英靈超蜺配合山川神司民物與天同心
滂且開霽旱則為霖繁殖百穀康阜黎黔萃亨元吉
辟除氛祲神秉正氣出入乾坤居高領會鏡觀無倫
分別淑慝不見不聞惡除其本善裕其昆漢祀紀灌
宋重生辰民義尚荒安能事神肆惟我侯精意明禋

幸遷胥宇凡以為民神靈厥居髣髴樂胥豈曰髣髴
帝眷在茲幽明共治返于古初之於天下如視諸斯

紀侯廟碑銘

明丁自申

古克國為漢紀侯信所生之鄉後人姓其村為紀名
其郡為安漢而表其俗為忠義之邦風烈之被人遠
矣紀之村今折入西克西克於侯有專祀郡鄉暨俎
豆以侯為首其於祀典不殺矣此為廟於西門之外
何也侯之忠義激人心扶世道廣侯祀以為忠義勸
也然不獨郡祀之侯蹈難滎陽即滎陽祀之矣又嘗
聞隴鄭間即隴鄭亦祀之矣夫以所死所過之地

人爭祀之也而况祀於其鄉者哉當侯之驅馳殉漢
也識真主可與圖存不愛慷慨一死以脫漢祖須臾
之命侯無祿於漢漢何惜析圭之封不以慰侯於既
死哉吾意陳曲逆陰謀人也其夜出女子三千計窮
詭秘不可以傳豈揜侯之死而掠為己功耶不然侯
之捐軀甚壯其一死重於泰山甚明漢王既出百死
之生成馬上之貴追論汗馬矢石與諸臣勞苦平生
竟不為黃屋左纛假王一動念者此豈近於人情也
侯之子孫既遠而微無能叩閤以明先臣之死而一
時在廷左右名能轉移帝意者願忌沙中之偶語恐

地下之忠魂終漢之世亦不聞效朱勃抗疏以訟伏
波使漢家礪世磨鈍之爵不歎於九京廷論不明一
至此也然爵不爵侯豈以蹈白刃為悔哉漢之不爵
祇以彰侯之忠義而深異代之痛憤也侯廟建已久
不惟丹黝無存而棟瓦傾圮上雨旁風人心惻然有
司覩廟貌不肅無以崇勸乃白叅政張公下所議適
推官蘇君柰署事南充奉行焉金不出帑而取諸賦
吏之贖者使經歷謝君憑主簿李棗計費而董治之
民士欣欣樂忠義之風昭振諸土瞻靈仰煥侈為盛
事此可以見忠義之在人心矣春秋介子推非有感

仁取義之貞也特以從龍失叙匿山受焚後人為
其死而寒食侯以苑定國賞不酬勲而其忠烈至今
有耿光推侯廟食雖至百世可也廟成余偕同知李
君司鎮通判吳君懋祭以落之而銘其麗牲之碑銘
曰

秦鹿漢逐楚雄乘救虎口摩牙劉孰與帝桓桓紀侯
捐軀捍蔽漢既論封爵不及裔鐵券盟寒伊誰帶礪
三綱長存侯廟不替侯坐其中崇階嚴陛愧彼偷生
過者顛泚

傳

釋文偁傳

元釋大圭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文偁師者清源之開元東塔祖也俗氏仙遊唐貞元
時生元和中出就師邑之仙苑學佛未幾得度具戒
道資天成不斷而器會昌民天下僧偁布衣蕭然巖
石間大中詔復如初時仙遊為是州屬邑州刺史聞
偁有道部所屬延致之至則即寺之東南造木浮圖

五級是年咸通初也僭使募施使者州四門日投錢其噐以歸內諸匱傭直必匠身取之過取則迷方廻遑不知所如也六年浮圖成賜名鎮國九年秋倉曹徐宗仁以佛舍利上都來鎮藏之僭於是終焉僭性高潔澹然自處至未嘗手泉布其影不出者三十年連背金剛晝夜有颯颯聲室為之生白所蓄軍持出井實不涸盥輒隨寒燠宜殆類天給侍之者乾符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化年七十九刺史縞素送之僭前囑其徒必香煙絕處葬我旣而用其言果然匱至俄大雷雨作視之匱在石中窺見可識今猶呼頭塔石之竦出亡慮十尺若偃月然禽鳥莫棲次其上而徃徃瞻禮得乳香者僭之後東浮圖凡改造者再今又不木而石矣僭得以世祖祠如生

余畏叟公傳

明張岳

先生諱福萬祥其字也登進士第仕至二千石歷撫州平陽九江三劄郡擠於權勢左遷同知又歷寧波太平致同知事家居而職二千石最久績最著最有聲鄉人稱之猶從其初官曰太守云先生幼有至性八歲失所恃事繼母以孝聞甫十四入邑庠郡大夫以公事至謁學升講堂竒先生宇貌訝其衣服不飭

衆以繼母對先生諱之曰家貧耳大夫初竒先生有
遠大器而不知其識度本如是愈加竒愛永樂乙酉
舉於鄉明年第進士

太宗皇帝以盡忠國家許

之蓋先生以氣槩自負耿耿形於色可望而知奉勅
還鄉讀書未幾起為行人奉命使交宜達有體交人
悅之餽以金銀寶貨悉卻不受夷情大服使還入對
具述使事及卻金

上曰餽贖之金可受也何故

卻之先生頓首曰臣受命出疆國家榮辱攸繫而以
貨易守彼謂使臣可貨也國家何賴焉臣恐死無辭
四夷之侮笑也故不敢受

上由是深嘉之凡有

四夷之事必以命先生或正或介皆能稱音而

上注深矣庚寅車駕幸北京

仁廟監國先生適

巡緝南郡以權要朱主事不法事具啓致法司擬摘
先生戎籍先生令家人懇寬行在

上覽奏曰是

非使交行人耶朕方欲用之安得有是旨遂取詣行

在親鞫之果得其情遂命復先生職反罪朱所司皆

置重辟時

上怒不可測先生為叩頭死請廼從

輕典先生之仇自此立矣其後以年勞擢撫州丁外

艱服闋歷二郡左遷同知又歷二郡遂致仕先生方

介志以忠誠結知人主不能媚事權貴仇人稍稍復

用於宣德之末連結部院相與伺先生隙而擠之先生方與異已者為敵以故歷剔五郡積二十餘年不遷竟中飛語坐貶其自九江左遷寧波也素不善先生者謂其重聽廢事參政饒禮抗聲折之曰余福耳重聽其心固聰也與世徒有耳者較孰輕重凡以好惡為先生毀譽者若此類先生能自堅其守不為威揚利疚故卒完其晚節以歸居家和易執禮若未嘗有位者鄉人莫不加敬臨終立諸子床前歷叙平生既而曰是何所在也曰正寢有婦人乎曰無遂瞑目諸子亟請曰將無遺命乎曰無用浮屠士大夫聞之

嘆曰余先生亡矣弔者執紼者贈者相屬於道

張岳曰余家舊藏寅賓堂詩一章先生為吾祖經歷公所賦其辭甚備余幼能誦之邇謁先生家廟閱家乘日接前輩長者聞先生事甚備使交為尤備吾邑有登科文筆諸山靈秀輸委百年來惟先生一受之繼先生後又不多見先生其偉人哉是不可使無傳也已

陳紫峯先生傳

明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牯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

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董末生相尋以敎自
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
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
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
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
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
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
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
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

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
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
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
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
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悵悵
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
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
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
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

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羨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介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他

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黃緣原隰農圃滯談各自為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莫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

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問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

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闕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率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

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廢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

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襄惠張公傳

明李愷

少保謚襄惠張公諱岳字維喬別號淨峯唐文獻曲江公弟嶺南節度使殿中監九臯之後也六世孫崇紀入閩子瀾為漳刺史始立族張坑入我明曾祖桐廬丞茂祖鄉進士贈都御史萍鄉令綸有聞弘治壬子十月鄭淑人生公於外家霞庄之舍宅有祥光茂公卜其庚甲曰是必亢吾宗者為人沉毅朴古慕古賢豪志匡天下正德癸酉領鄉薦第一丁丑第進士

愈發憤為學友陳紫峯講易

武皇寢疾公上疏

言當以九卿輪直嘗藥獨與內使處非防微之理奏
雖寢廟廊肅然躋之日南狩公為行人率其黨諫下
獄暴烈炎中五日杖于闕下幾死調南國子學正

今上卽位召還以優忠賢恩數升俸一級壬午奔
贈都御史英德令慎公喪三年赴部部懸科道之選
以待公入廼力辭不受乞留都武選員外祠祭郎中
叔季士熱中競進公於功名獨退一步與宋大儒辭
館閣命不赴者同未幾丁林鄭淑人憂愈克勵去英
邁就平實學養逾精粹服除補主客司郎中陞廣西

提學僉事壬辰調江西粵西以質勝從容與之講解

文義豫章良知說行專責之守傳註以歲貢生例出

落職廣東鹽課提舉初公為禮曹郎禘祭之議紛起

元相張公璫欲遷合以某祖為所自出之帝議既定

宗伯李公時問公公曰以皇初祖立位精禋所

格必有得姓受氏之人儼然陟降者李躋公言翌於

朝房將入奏亟以語張不可以原議上內批設

皇初祖位如公言張於是始忌公令王祭酒致公門

下謝不往亡何出公廣西廼卒坐是貶云歲餘轉守

廉州廉天涯荒徼公煦煦字之為減里甲之務嚴採

珠之禁時巡郊野勸民墾穡濬川又改學宮立課程
以振士風公嘗自云吾蒞廉三載不持一珠倣漢吏
教民耕讀庶幾無愧厥官廉人德之祀之焉適

皇太子生頒詔外夷以安南久不貢停使將觀兵如
永樂故事侍郎唐公胄疏諫上怒褫其官公以

遠吏奮筆條六不可征將繼疏之貽書朝堂反覆難
詰斯舉也內閣夏公言不體宣皇帝與楊文敏

止戈之誠而雲南撫臣汪文盛復揣迎其意岌岌乎

殆已莫登庸氏詞知歎曰天朝猶有一張廉州

不欲滅我族類因上表請辜聖朝憬悟命尚書

毛公伯溫視師勘實與張公經合謀奏乞公以浙江

參政移官入廣專經畧安南機宜公廼建畫謂若聽
其降當存大體揚國威折奸萌其詳具在督府帖文

書疏中莫氏入鎮南密遣人覘公在行驩然壁觀見
受都統制歸邊塵不驚元氣以篤是天相哉明

故置公於萬里了此大事事竣文武吏士翁萬達輩
蒙殊擢公亦陞級錫寶鏹旣文征崖黎檄公主中軍

肅令訐謨諸軍斬黎二千餘級絡山袒呼款者數倍
州人德公生祠之上功賞公功猶降交然壬寅拜公

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逾月轉江西巡撫上持本

下語內臣云是曾有功者公入江西一意節紓財力
里甲驛傳經常之法民到于今誦之於省當國講學
士大夫一以禮處不為苟徇嚴上相介谿賜樓公奉
勅供費如式所司猶重復以請公曰是皆非元老意
批卻之事聞介谿喜與公書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
時頗有謂公隘者公復之曰寒骨稜稜只欠馬革一
張其他自分已定毋庸念也是時朝野咸以當今一
人屬公幾其殊遇但公所存積仇之干鎮雖藏鋒戢
芒餘光猶能燭天忌者終不肯援公以升於朝乙巳
遷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征封川捷陞兵部右侍郎

奉旨集土漢兵征融懷馬平克之躬至柳州進圍魚

窩諸寨破之魚窩天險國初四攻不克公督戰抵寨
下將士猶恐師老持狐疑公以危辭激副總兵程鑒
諸軍冒險用間卒毀其寨以歸迺為分屯築郭官民
琢石紀勲且祠之未幾以刑部侍郎召御史徐南金
奏言公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留征賀連功未奏戊
申秋復召為兵部侍郎陞掌院事右都御史人謂公
志大行矣越三日乃復以原官總督三省軍務征苗
公勤勞于外二十年不得一日居內而東西南北運
籌秉鉞愛公者謂是舉似宋韓范不容中朝出撫元

吳者公無幾微愠卽就道駐黔中察苗情向背庚戌正月開府于沅決意用兵土指揮田應朝嗾吳黑苗龍許保聚衆攻印江庚戌春破石阡明旨切責朝議譁甚公持之愈堅上表謝曰元和伐蔡之役竟成於獨斷又曰若此賊不平臣有何面目可復奉勅書以對吁壯哉廼以計擒應朝斃之于獄集兵十萬三哨滅猾撫順春遂撤之而宣慰冉玄復嗾吳黑苗等寇思州欲因以去公詔奪一官議又再譁公力持不變懸重賞卒獲許保獻之惟黑苗渠魁朝命購之急諸同事者畏其難各遂自倚幽陰謂不若以購費圖別

巧便而朝堂爭私意者或不無互持慙懣震

聞公先為冉玄之劾又遲疑未下斯艱危之會也公屹不為動不復用兵惟督責諸將吏捕之卒以計誘其黨擒之以報病革且懇疏言總督不可罷遺湖貴五六十年之安是舉也狼胡載寔良工獨苦惟公性靜量弘猷筭允塞故始卒奏俘而蜡爾之烈可鑄銅柱壬子四月星隕西南十二月二十四日公應之不起矣遠近請祠尸祝公讀書不事章句博通墳典語古今人物事貫穿有條理而筆力雄渾新意疊現弱冠提學姚公鏞以宋岐溝富平策之下筆滾滾三千

餘言勁氣卓論如大將出師萬騎森列公後久握重
兵說者謂是策為之讖凡論心性義一程朱為師為
行人過浙渡江謁王陽明講明德親民之旨陽明曰
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非也公矍然曰
戒懼謹獨皆是未與親民時工夫如公言又湏立一
親民之本以補之乎陽明不能屈公揖而去之其答
尚書聶雙江書辯王氏渾淪籠絡之非而欲其逐一
體認於孔門求仁之訓知行體用持敬分殊合一之
理證據真的聽之使人歆悟是時初仕未有宦責志
欲著書臯比北面其徒倡正道於東南迨入廉州值

安南之後迺慨然以身當其責故志為所掩不以道
學勝也愚嘗論公四十歲以前欲為程朱之事以蓋
生平四十歲以後累膺闡寄馳驅征伐鞠躬盡瘁竟
以韓范勲業終焉公狀貌峭聳高竒有威撼之如山
凡所注曆中有一定之見不言而酌於衆論振衣於
千仞之岡動不趨時故不為柄臣所喜而淹於外亦
不為激言矯行故濱險不危卒行其志而保其身淡
於利欲事親孝友於兄弟好積書囊無餘積不事生
產作業既貴猶茹糲衣素如寒士然其至行足式里
間者衆也沒後三省總督胡宗憲等上公功本兵覆

議 天子曰吁惟此純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可
復原官贈官保遣行人諭祭葬謚曰襄惠特恩蔭子
馮公所著書有小山類藁聖學正傳恭敬大訓惠安
誌名儒文類若干卷藏於家姪宇編梓以傳冢子太
學生必以傳屬愷公他日當列世家太史文之謹績
實以竣云

冤士蔡石亭傳

明李愷

予竊謂文人才士天地清淑之氣毓而生之也既生
之呵護之畀之成立天之心也而迺使之蒙不可白
之冤以死似天自生之而自妬之耳於乎天乎友人

事之死隔一世矣予西曠之日也不為之傳其
知之石亭蔡姓信名字實夫別號石亭惠安人父文
恭母楊氏性姿穎異少長日會記誦五千餘言十七
歲偕予充弟子員予於時文馳騁宕蕩無端緒彼獨
好深沉之思構一篇按古為度新意疊臻正德乙亥
同師謝孚齋公嘗獎予氣豪而云信奇難及予矜不
肯下每得石亭手筆讀之輒惘然自失以為繼張襄
惠公大魁之後必蔡子也 肅廟之初弘正靡麗
軟熟之風未除石亭四舉于鄉竟以軋茁見遺弱冠
後讀書終日靜觀了一全部卷帙雖繁浩問之皆能

說其要旨該博妙悟溫陵一時白晳之徒舉出其下
惠一二故族子弟望其風而不可企嫉其勝已也以
為閩雪而群嗥之乙酉歲復不薦錄皇皇然遊莆中
將擇名儒事之以利進取不遇而歸越年丙戌莆林
秋英者近邑故族黃氏庠生楓伯喬者延之西塾石
亭慕自莆也謀劉君大誠致之庠齋與之為會予同
卿弟慎輩從之者若干人未幾蔡與黃以膳師小失
嘖有煩言楓既忿忿復以閨閤悍盪亂志六月念七
日夜月上齋房微行逸去七月三日以布裙絰松枝
縊于盤龍山下未死之前楓友黃子璽胡子文冠與

楓父清甫書道楓數日心性煩錯可急召回鎮定之
于梟存也時楓屍暴于蔡堂外議洶洶聲言楓父將
於劉蔡二生甘心焉三生恐投于縣獄謹避之楓實
自死非蔡謀之也冤哉蔡氏饒於財訊之者不無意
焉信父會刀筆以理直不欲以賂免息者暗中之以
蔡帖入不至遂羅織而深其獄石亭三木之日群黨
得志言其冤者面叱之公正者老余士仁談及蔡冤
泫然涕下本末曲節皆有證據愈叱愈發忿至死不
貳弟慎亦以訟同繫獄繫解蔡劉獄成學校列名辨
蔡虛誣上人廼蔽而不察大誠者議辟而後釋耄年

病將屬續呼其姪靖夏語之曰蔡實夫冤死矣予正而斃矣唯石亭之冤驗屍而風霾者三雷震伯喬之柩者一天之示人顯矣而有司無于公之明朋友無金藏之壯儉忤者嫌范睢之報謂之何哉石亭久繫嘗著顓天集以自哀其詞曰所恃者耳耳多聽亂所恃者目目多視眩所恃者心心難通貫遂令夷齊盜跖同傳盜跖同傳天地變換兄禮之京奏冤為賦將之其賦曰君不見子規嶺頭路接天是汝魂消難捨處又不見楊子江心巨浪高是我滂沱眼中雨黯淡無風也作威世上人心險如許望即雲霧午不開事

屬官家未得訴痛憤之極悽惋之至可以觀矣獄中冒為人作七子度關賦字句體裁宛爾騷音美而愛知子而憐者誰耶顓天集予閒得盡讀之瀝膽披肝慘愴懇切憂思怨慕如悽風苦雨如孽子孤臣氓氓此生恨恨千古自然成聲自堪下淚悲夫惜哉傳成存友道也因以警世之聽讒不察聽獄不聰者

松莊先生傳

明黃濂清

泉有望大夫蔡先生諱元偉字伯瞻世居晉江之蔡莊莊多松別號松莊先世莆人宋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襄之後忠惠公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楠再蒞是邦

四世思因移家焉大父耀為湖廣倉尉最有隱德父
思誠母蘇氏先生自少異常兒三歲能識字十二歲
能文章縣尹楊公太古甚竒之年十四應試四篇未
夕而就郡守蒼公恒大加驚異由是知名耆老蕭銘
家溫許以女妻焉總角從新齋洪先生之門下筆輒
屈其朋儕入泮試皆居前列忽值母疾服藥必親嘗
晝夜侍側不離病篤促娶婦凡裝送之物悉代父還
官輸充日費無幾微見顏面母歿哭泣盡哀思慕不
置大祥後凡延請聞有優者輒辭不往服闋督學吳
公進之廩憲副方棠陵浙開化人也求易師於泉聘
得先生先生至獨居一樓嚴師弟子之禮夙興夜寐
以身先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
嘆曰學當如是矣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其
徒徐吏部文沔徐諫議公遴皆稱佳士師事之禮終
始不衰登嘉靖辛卯鄉薦屢試春官不第而先生以
文學名聞縉紳數延登講席泉漳魯越之間賢士出
其門者最多凡束修餽遺之儀悉以供親其旨不入
其私於諸弟友愛尤篤衣食百需皆仰給焉辛丑又
落第慨然曰今親老家貧尚不揣已知命求升斗之
祿以為養乃奔走馳逐莫不可求之獲不孝孰大焉

遂決意就祿授湖廣黃州之羅田時年三十六也適
在都下值同鄉周公蹟山陳言救侍御楊公爵杖死
獄中都人士凜凜莫敢往視先生獨臨撫其尸哀賻
作祭文二通七難論一篇挽詩三首周公無子僅一
從外弟在側為之沿途護旅襯谷拜祭以歸人服其
勇筮教羅田端模範嚴規程重祭祀崇廉節恤貧匱
和僚友與諸生講論每至夜分雖隆寒盛暑不廢擇
其資之可與者就舉業中默誘之以進聖賢之道後
擢德安令德安邑衝役繁糧多逋負國初迄于今令
無有遷者先生至一以節愛為本操勵水蘖心勞撫

事不以外至者嬰懷才之所施先其要者事之所集
先其大者中有定裁而人不敢干以私利有定示而
人不敢亂其條歲有定輸而增減者無所庸其巧刑
有定斷而回隱者無所庸其奸仕未半載一縣之精
神煥然倍新課農桑舉鄉約恤貧困戒遊惰公宇郵
舍橋梁道路色色修繕訟平而刑不煩費省而民沐
其澤清理夫馬而勞役以均勦除群盜而境內按堵
簿書清楚迎送安閑賓至有倫其來如歸辨鄰邑之
疑獄力抗臺院蠲潯陽之支應歲省千金他若建書
院置學田嚴考校立會規表先哲獎節義士皆彬彬

嚮風政暇則進庠士之聰敏有志者語之以讀書之法作人之方士皆欣欣以聽省身克己自有程課雖日在俗冗中而其心實尚友乎古人故其為政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遺以故清聲四達譽情嚮服一時士大夫稱學識操行及才具之可大任者必歸焉諸當道咸喜其有古人風遇以殊禮凡叅會考論一時作縣人物輒居其最以身勤職七載經獎薦者屢矣卒不遷後門生徐公遴掌科自以公論告銓曹竟得判杭州去之日老幼攀號塞路越明年民為立去思碑杭東南首郡迎送絡繹簿書雜沓應之裕如事上

有禮不為詭隨御下有恩不事姑息持身以介不徼近名處心制行不混流俗受檄軍門造艤艦以脩水戰措糧餉以充軍資築樓櫓以據險隘勞瘁實多賊燒北關人人自危時委署運司印兼守艮山城門凡守城之具措置無闕而勞來撫摩民賴以安運司有庫銀二十四萬先生計曰賊入城予必於此司死焉時諸門皆牢閉獨艮山開門放男婦數千以入及賊迫又於城外縋入數百人全活甚衆冬復推應朝考察畢將以親老致仕吏部尚書李公古冲命考功司留之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因總督趙公用

江至嘉興委督運軍餉犒散兵糧乃辭印專董其事
追憶覲時無儀物以見及是行勢燄熏灼多為先生
危之陰勸以求通者先生曰死生榮辱命也吾可以
貨免卒不從趙公亦初無害意未幾報擢貳撫州時
寵賂章甚私計平生無求何以得此後乃知其為吏
部冢宰吳公默泉銓司查公近川所拔也先生自筮
仕至今秩未嘗有一書通問政府未嘗遣一价至京
分餽禮儀嘗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故其
自守之操至老不易如此撫下車數日代巡徐公五
台適臨其郡委督樂安浦糧樂安素稱刁邑民習舊

俗聞之望風先逃先生下縣悉寬命令去鞭箠慰喻
再三逃者漸復輸糧相繼三月之間完糧三千五百
有奇復取回署府事耆民送者盈路謂自髫髻至于
今日見徵糧官無有如公者無何值樂安劫庫之變
守巡以先生之賢會達徐公復委先生再往捕盜補
庫至縣未幾忽流賊數千焚掠南豐等鄰邑縣無城
羽檄交馳乃出令嚴禁移徙操練兵事召各鄉精銳
之兵設險把隘分布有條躬親戎服揚兵演武場衆
心始安賊聞風不敢近先時縣獄不脩風寒無蔽每
遇雨荷傘以立至天明逋負枉問軍徒數百人獄不

能容時蒸疫癘接踵以斃先生聞之惻然盡縱以歸
命如期即至民歡若更生及期無有違者即預辦瓦
木刻日興工越三旬監房鼎新縣監無一人疫者賊
退後催補庫銀文移日促時獲真賊十三人攀誣良
善數十家人人自危悉為申脫設法措處兩月而事
告竣復取回署府事大約如治德安時其善政不可
殫書冬覲推北上見士風大壞每撫膺長嘆徐公澗
濱時為禮部郎中聲名籍甚一見語之曰子要做好
人慎勿出權貴門下徐公懍然荅曰此事決不敢負
師門回復署府事見府城傾圮惻然申都撫修之後

太守陳公季山至謂是役非先生不可復申委焉
畫周詳出納明慎費省而城復完固金谿有生員王
科兄之獄東鄉有里長陳利三之獄其人命皆事冤
而迹疑咸力為辯脫會委至九江迎景王道經德安
舊治民歡迎車擁不得前至公署塞滿麾不去有醫
生饒姓者隨行見之不覺墮淚事畢歸委署崇仁未
數日報賊突至縣東西二者縣無城在比者與二者
僅隔一河水淺不舟先生以筑然之身與凶鋒對壘
親督兵過河馬上口號云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身先士卒率戰數合殺賊三十餘人五日賊乃遁散

而鄰縣之警報又至時鄉兵取給賞於內官兵需糧
餉於外賊勢逼迫警報時聞民心恟恟各思逃散先
生悉力調停綜理激勸以忠義縣賴以安無何以積
勞感疾申回調治未朞月報賊已侵入各縣突至臨
川論者謂先生預申脩城之時已有先幾之哲曲突
徙薪之功大矣冬復推應朝仲春聞外報之訃號哭
不絕奔至建寧探賊攻興泉甚危道梗不通暫駐旬
日間道以歸哀慟瘦瘠異常居喪盡依家禮念諸弟
祖居屋毀捐貲修葺家鄉已置田宅悉分與之既而
料倭寇未靖喪葬畢復卜宅建溪以所餘俸金買

田縮衣節食僅足自給志哀居約終三年不聽絲竹
之音深藏陋巷日惟掩扉左經右史毫末不干有司
服將除所親以貧故多勸之仕曰吾之仕一以行道
一以為親今親終矣貧吾能甘之可再往乎遂隱於
建為終焉之計晚又喜易曰吾於易沒身而已矣所
者有讀書日程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考德錄文集行
世憶昔居鄉時知先生舉業恒喜讀其文壬辰歲會
京師同舟歸又得上下議論知其趨向端嗜學篤未
稔其政也及先生令德安予節推姑孰每遇江右諸
士夫有識先生者咸稱德安之政雖卓魯不是過後

在戶曹日久見吾弟養蒙為予言謂來江西者皆稱
松莊為漢朝循良之吏徐五台亦親與予言曰巡按
江西時如貴府康盤峯林象川蔡同知真好官也已
企慕於心不忘及致政歸以賊梗寓宿於建者數月
乃知先生之行實最詳先生心地平易賦性質直孝
友出於天成行誼隆於鄉曲與朋友處不修榮戟溫
然可親然有過必忠告不能苟容非義之事退怯不
為至遇患難死生之際則以身任之不擇利害為趨
捨也奉身澹泊耻事華靡凡百玩好不少經意所志
不存也蒞政愛民如予所至去思恚有所不為而才

又足以有為故庶民安其政而官評重其守也惟義
所在為之必果伸人命之冤力抗三臺遭四番之寇
與民效死其明且勇何如也平生節操自勵其避權
責若將浼焉辭受出處了了分明歷官年久皆在有
司家猶未至苟合也慕古之志至晚益篤窮達壯老
皆有日考進德脩業孳孳不倦學由程朱以泝孔孟
直以聞道為期死而後已也四書論著皆由心得不
事口耳真有發程朱之所未發者虛齋以後僅見此
書非用力之深者不能知其味也其為詩文以為末
技耻之不為然至其乘興所作思深詞達自成一家

能文之士不能及也嗚呼士無論窮達苟宅心正大
制行端方皆足以師世而範俗官無論崇卑苟建明
有利於國家著作有關於世教皆足以化今而開來
若先生者庶幾所生之無忝矣然先生之進又未見
其止也予不文何足盡先生當有後之君子繼之者

貞節傳

明張志選

余見鄉之貞節者矣往嘗具奏上部民之妻貞節者
武進宜興凡五人皆得 詔旌其門顧曾未有如

蔡者蔡青陽故家女幼讀書曉大義年十七歸確軒
志廉君余從兄也爲士人妻世業涼薄心甚安之獨

勤夫刻厲燈窓而躬辛勤以餉母令內顧不數載夫

奄奄病矣病革囑其子守範與其遺腹手書故事數

段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蓋夫

妻平日語也乃持且涕曰夫且死吾何愛此未亡之

身有遺孤在它日地下尚持此相見也于時兒甫周

歲母年二十六爾號天慟痛悲動四鄰敝衣弗櫛屏

辭一切來往獨與一侍婢俱誓死必撫孤長成婢弗

堪諷以乘時依富家兒固可活也迺叱責之曰若寡

耻甚矣女人豈得二夫有手書在勿徒污爾舌爲也

既又每言度其終弗能堪也尋遣去媒媼日至斥絕

之如其語已而兒能言言吃吃不可辨輒泣曰吾固
望兒讀父之書也雖然幸母墜汝父之祀畢吾事矣
既長娶婦生維穆始一笑曰吾今可以報夫地下矣
居亡何守範歿槌胸出血菽水不啜者累日自分捐
生又憐其孤在裾約與共守未幾婦且不能堪潛改
適矣遺腹之女甫嫁亦歿迺獨襁其孫勤女紅以給
死必撫孫長成今既十歲年踰五十又四矣距喪夫
三十年之日如一日也與吾族共居居不踰尋夫匪
妯娌諸母莫有見其面者絕亡預一切讌會母氏及
兄弟屢請致歸寧竟不可一致嗟乎妻之不幸而貞
節者良苦苦有如若而人者乎夫歿而守其乳抱之
子子歿而守其乳抱之孫孳孳一女人仰手業以活
二孤日止再食即糲糠不能取足井臼且身任之矢
死靡他奚為也邪亦惟從一而終之故弗忍殞其夫
不絕如縷之脉愈折愈厲歷九死而不悔其跡一時
感慨委壑曰從先大夫于九京者孰與難易也迹其
貞節信非余之所睹記可與並論顧不能使聞於世
余之耻也迺獨論次其畧載之家譜昭示後人且令
子子孫孫百世不遷永為貞節之報祖宗臨之余弗
敢增飾片辭輕議世紀也

草塘高士傳

明張天叙

草塘先生者衛輝使江公某之胄也諱一鯉字某少
倜儻有文聲君固將種性豪宕喜談孫吳一時儕輩
皆歛衽畏之予一夕邂逅南衢坐月露中劇談夜分
見其風神爽朗議論風生因行歌相答予方弱冠而
君已跼蹐不羈矣豪氣逼人盡傾一座予竊異之意
其尚任俠喜事功締交游重然諾以為有古四君之
風而未之竒也及予宦游楚間已二十五年矣始得
遵巖先生所序五子詩讀之則君襲然其首也其詩
體裁畢備而格調清越音節鏘然予竊駭之曰異哉

君薄舉子業而自托於詩以傳非孟浩然林和靖之
徒與何其變之善也又十年予棄官歸田而君已蒼
顏斑鬢癯然詩翁矣追憶舊游四十餘年恍如昨日
事相與嗟惋久之因招予入社予雖踈懶不能操紙
筆從諸君後然有倡則和惟意興所至不強作也君
輒以為可自是往來日親則見君謙謙自牧無復昔
時發揚蹈厲之氣油油然與群無復昔時矯舉匡拂
之言怡怡自適不為暮年嘆老嗟貧之態有室數椽
有園一區方塘半畝雜植花菓蔬薤君臺笠短褐携
鋤抱甕灌園學圃安之不為疲也好天良日挾策引

觴詠歌倘伴于花菓之間每得句躍然自喜如獲重
寶然客至摘柑剥棗烹葵剖柿室有編綦不聞徧謫
之聲隣比石塘雅有日涉之趣昔慨隣靡二仲室無
萊婦君兼有之安貧守道則有陶邵之風焉園無樊
墻佳實離離盜不忍竊知為高人之所樹也非力不
食又有徐蘇之風焉君性嗜飲或寘酒招之造飲輒
盡未嘗向人語貧有所求假然親朋禮餽之亦弗卻
也乃若匄匍啜李之庶却衣凍死之介亦君所弗為
矣晚有嗣息字而弗育君樂天知命亦不甚戚意天
不終絕高士之齋乎而君之高懷冲致則齊彭殤忘
物我以天地為籩廬以陰陽為鑪炭以萬物為金鐵
惟所陶鑄焉則又何足以喧啾有道之側哉君之寃
竟予不能逆知而知君之言必傳且怪其昔豪華而
今冲淡也詩窮云乎哉其變之善也若此

孝子張君傳

明林一新

孝子張君志越以崇晉邑清平坊人也父新軒公素
性豪邁承應天府學教授慎齋公家訓慎擇交游時
有聚會君每治酒殺供式燕雖力乏弗恤也新軒公
晚年目盲手足痿痺君躬攝几杖未嘗頃刻離側凡
衣服飲食務適時宜新軒公心安之母許氏患癩經

五歲莫能醫君旦夕籲天請以身代夜夢老人拊其背曰子勿恐屬女醫來亡恙矣詰朝果得女醫治之隨愈人謂君之孝感云迨執父母之喪哀毀踰禮既免喪猶愴怛不懌或值宗戚燕樂輒辭避此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幾于古之至孝矣抑其素性重厚簡默人或有過輒容隱已有不及輒質謝鄉鄰宗族翕然稱贊無間言于時郡守白野朱公旌所居曰彰孝邑令新陽黃公復旌之曰孝行者英繼此郡守姚同庵立厚山鄒龍望三公覆覈輿論以聞于撫臺勞公按院孫公咸蒙嘉獎榜行實于旌善亭列姓名于孝義坊萬曆元年覃恩申錫章服歲舉鄉飲屢聘賓席嗚呼張君將有聞於永世哉

貞烈許氏小傳

明林一新

貞烈許氏晉江西隅人也名端娘父必誠隱市中敦龐自好端娘幼靜慧父愛之選所可適聞郡學生林應元之賢許聘焉年十八歸應元後五年應元病卒卒之明年六月五日端娘縊以殉宗部鄰里聞而蹙之相與易名曰貞烈初貞烈之喪應元也念無男女弱息可恃輒引決其姑王氏固諭慰之不能回至率宗部戚屬憑應元几筵語且泣潛潛下宗部戚屬相

顧悲酸不能禁貞烈迺始紆緩以勉承姑意寢興作
息未嘗去姑左右他日父小祥其弟來告貞烈歸奠
則辭曰禮父母終無歸寧今我寡也常不去姑側柰
何柰何悲且泣竟不往居常毀瘠屏膏沐取應元故
衣補澣服之見應元遺文殘簡亟收拾庀置恐傷姑
心時佐諸妯娌饌具致姑食期寬解久之姑乃稍解
而亦不復虞貞烈為防矣一日貞烈從容語妯娌曰
姑老矣服食居起我諸婦是賴庸能共事無失否乎
則應之曰吾諸婦在其將無有失也又曰應元不幸
早世無嗣伯兄二人亦僅有嗣息且未敢議置後也

繼此可為應元後乎則應之曰二伯兄之心也吾輩
亦稔知之貞烈俛首吞聲徐而曰誠如是也我其可
往矣蓋以死自分諸妯娌碩不省以為往者將它適
也以告諸姑姑曰將往果然乎其善為爾所也貞烈
對曰婦終不去姑左右以冥羞應元而負二伯氏也
二伯氏聞之亦不省也及貞烈死而後思向所云將
往者固以死自分云貞烈將死之夜治茶具嘉會妯
娌語嘔嘔夜分罷去沐浴更衣就縊既死而視之所
縊帛則應元殮餘也

象川子曰應元之母王氏嘗寡矣不以立孤之難果

於一死應元之妻乃徐承姑意竟必死不死以存夫
之嗣死以成夫之盟不死者必不難於死之之烈而
死者亦必不孤乎不死之義由其所處之當而易地
皆然也窮荒寂寞之野幽貞之婦聲名不宣於人余
僭為之傳俟觀風者采焉

顧復傳

明何炯

予來靖每訪鄉人物得顧復焉鄉先生朱得之為予
言顧復孝甚奇及詢其曾姪孫庠生學海亦云請其
家譜讀之乃未有叙其事者何也靖鄉賢尚缺予將
請祠焉而先為之傳以傳

顧復字德中江陰人成化七年新置靖江縣分江陰
士入靖江學復以廩生首與焉明年應貢入京師試
第六當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促之授官曰兒
念母不置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同之京師及至
遂遣其女夫歸曰汝歸為吾省母未幾復以疾卒于
京師一日母於寢寐中聞復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
果訃至及柩還以故所服員帽度諸柩上于時母哭
即員帽輒墜諸地若有推之者他妻子哭則不然於
是知復之孝雖死猶生也復在庠序中以文學名今
其所遺貧士八詠殆有道者

論曰傳稱孝子事死如事生此言親沒者事之如生也又云大孝終身慕父母此言終子之身非直終父母之身也夫子終其身斯可已矣未有身既終而其心不終如復者一氣所通無間死生之際非至孝有然乎

孝子王君傳

明陳道基

孝子王君應篤初名壽祐後遊泮以字行更是名南安沅州守紫南公第三子也母楊氏君七歲而楊喪君號哭泣孺慕不自禁其事繼母陳也益康和不少每事逡逡惟謹不敢微忤其意紫南公九上春官

晚謁選得沅諸官府里徭賔戚祭祀之役一以委君君身獨任之不以均諸兄弟嘉靖季倭寇蝟興剽掠鄉落多葬塚以徵贖金君懼大父塚被發募死士夤夜扶歸鋪土執紼悉以身佐之賊果覘無所獲而罷祖有開山祠正統間火于鄧茂七鞠為丘墟君恙曰柰何我子孫堂奧以居而令先魂飄蕩無棲乎於是因舊址率族人構之廟像宗器埽埴木石皆君所自具時衆憚佐役君親被土立版築不呼而即事者百餘人紫南公善譙讓獨君能得其驩君每得美服美食問紫南公服否食否有則御不則廢不御也凡紫

南公居室多君脫奩所治者既治之後與兄弟共之
不少恠其於死喪急難尤所懷伯兄遘疾君手躬湯
藥卧起與俱兄仲為虜所得邀贖鍰君度不可柰何
假貸典鬻脫兄於危猶子產黑痘醫曰將不治吮之
方可治時憚吮之者君躬為吮之而猶子竟活君於
友愛其天性也故一切丘壟祭祀之事不以醜諸兄
弟余嘗至佳鳩山麓觀紫南衣冠生藏其山迺迢互
迴問諸里人皆曰此君所求為其父母壽藏者君生
長世族衣御甚悃幅至族中大禮大役及諸困乏不
能喪娶者君不以無為解也必悉心扶之故族無不

重君者即有紛結亦得君一言為定君之於親戚朋
交坦中質行門戶洞開至於赴人之阨尤不餘力亦
不望報其於里中父老少年山農樵叟君徃徃推心
置之無貴介公子習氣君故雄於才屢試輒屈竟以
憤死死之年三十有七諸族里友戚童叟無不人人
流涕者紫南公每騎馬過余墳舍余曰若何朝夕跋
涉乃爾公愀然曰令吾第三兒在者吾快活矣因誦
所作十子詩示余中有三子孝而死之句其見思如
此邑中諸友植其行君歿後相與列其狀於郡邑有
司額其扁曰褒揚孝行曰孝重鄉評蓋公論也余墳

廬去君居二三里許里之人為余備道之如是屬君之子文學欽遴銓遴錫遴從余遊且索傳余曰是不可不章也宜為傳

爽鳩氏曰余不識王博士何狀也第聞之沅大夫及其族中父老昆弟里井之人云博士死垂二十年其孝友謙和至今人人能道之其所風者遠矣余聞博士祖廣文公有隱德以故子孫張大今博士世之慶豈有量哉余故為之傳俟觀風者採焉

少司徒新山顧公傳

明丘有崑

公姓顧氏諱珀字載祥系出光州固始人先世有諱

道者南唐保大間自光州入閩仕終晉江丞因家于莆其徙居晉江則自宋國史院編修建中公簽判泉州始也四傳而至欽欽生長祖長祖有子曰鸞贈南京戶部侍郎於公為大父鸞生贈侍郎公美公父也公生天順甲申領弘治乙卯鄉薦第己未進士筮仕虹縣再宰旌德擢知和州再擢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復改兵部出叅湖藩致仕家居者五年起四川憲副叅政河南江右左轄陟南太僕太常卿歷戶部右侍郎致仕敷歷中外凡三十有六年公為政以誠心愛人為本其惠愛在人心故常繫去後之思宦轍所至

有德政碑有專祠有名宦誌尸祝俎豆沒世弗諼貞
石勒頌譽不容口具載在寧國和州全蜀諸誌中班
班可紀初任虹縣清白自將撫民如子虹父老號為
顧青天未幾以父喪去復補旌德廉明勤慎嘗以片
言判隣縣不決之訟當道每有滯獄必以屬旌德旌
德之政以咨詢民瘼興利除害為首務斥縣中罰金
積谷至萬餘石寧國大饑旌民獨特以不害又以其
餘濟隣邑之饑者蒞和之日歲則大侵公賑恤多方
全活尤衆州大姓豪猾積歲乾沒蘆課課官莫敢誰
何又苦部使者之督過也欲自經死公曰毋恐立召

諸大姓跪庭中諭之曰國課當輸不輸者法無貸衆
皆伏地曰諾公乃為嚴立限比而濟以寬諸大姓感
公至誠輸納罔敢後期自是官無逋稅倉廩充溢禮
讓俗興一時江南郡國吏治咸推和州而和州之聲
籍甚于中州矣南考功氏掌覈庶官之殿最表帥列
司以上贊太宰之治故所司率慎簡以充非其人不
以輕授和州一旦由外僚膺是任然南中士論又未
嘗不翕然於和州也居一年丁母憂去服闋改除庫
部剔蠹刷弊明敏有聞若乃加柴直之羨金一塵不
染清戎衛之勾稽京伍無耗至今循循為例云丁丑

權湖廣叅議專理督儲催科不擾而賦役辦治派徵
王府祿米與他稅均以蘇民困 獻皇聞之嘉悅

語在

武廟實錄中會有宸濠之變湖湘震動公

聞警即日馳赴黃梅勵兵給饗朝夕為備禦計戢綏

招徠地方牧寧事平四疏乞休不允

世宗皇帝

登極以護送

聖母有勞荷白金綵幣之賜已復

再疏乞休撫按交章留公吏部亦叙公勞勩以聞奉

優旨顧珀素履清慎陞湖廣按察司副使致仕公身

雖退而望益尊薦剡無慮數十至有他官可無此官

不可一日無之語丙戌乃以前職起公四川威茂兵

威茂接土番羗夷雜處撫治為難公至悉心經畧

如設整堡以阨險塞覈貢賞以杜侵冒嚴互市以懲

奸負開通衢以徠商旅皆鑿鑿為經久計創會館于

郊關夷貢至境上即令釋刀易馬乃入居民始免恇

擾之患全蜀志載公持憲剛明蠻夷咸服制御之妙

人莫能測亦以公威信素孚故也在河南江右時所

領皆錢谷出入不貲之數人情最易染指者公置身

其間如水晶玉瑩皜然不滓在大僕日稽檢故實條

陳馬政得失墾閒田若干畝官民至今便之晉陟戶

部署篆之日居多日取故牘閱之曰財不可歛也去

其耗財者而財裕矣因條上便宜十二事悉蒙嘉納
施行公居南都四載以清脩雅望正已率屬推重一
時于時若比部若都臺若提督江防缺長貳咸咨公
徃攝公亦任真竭瘁罔一日自媮愉亦罔以攝故有
所因循姑息其間四載之中先後乞休疏凡四五上
每疏未嘗不荷溫旨勉留廷議仍陪推少宰行將大
用公去志益堅甲午秋南京 太廟災自陳得致
仕歸優閒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公清夷簡諒恬
澹寡慾衣同常布食不兼味自少至老室中絕無媵
侍之奉聲樂之娛好學不倦白首若書生燕處如齋

端坐如塑起居步武周旋咸中矩矧未嘗造次有失
每之官雅不欲以家累自隨行李蕭然故衣一篋而
已比休官無贖產晚節益堅罔犯在得之戒里中有
富人子犯重辟者太守授指欲取決于公里人寅夜
挾千金為壽公峻却之旦日太守造膝間以為請公
遜謝曰此非老夫所知也於是太守登車嘆息而去
泉境內梵宮多占勝地尤饒膏腴田勢家輒沒其貲
以自肥僧徒苦之鳩獻於公公不納戒宗人曰而母
以射目前之利而傷我志居常絕不以私事恩有司
至一方利病即不厭諄復指畫於前有如痼瘕在身

期於必瘳迨公歿闔郡父老相率立碑頌公德焉接
人溫恭樂易見有為不義事則義形於色不少假借
鄉搢紳敬若父師少犯非義相戒惟恐公知然公所
以取信於搢紳間者則以力行古道表裏純一始終
不渝歸然一國之望非徒以名位年齒尊重於鄉而
已也晚歲始得一子原淑布衣蔬食有清白家風崑
壻于李公女出也弱冠時尚及拜公牀下公為陳說
忠孝大義與禔身服官之要疊疊千百言若以予為
可與言者且曰小子識之嗚呼崑小子繫敢忘公之
大訓曩歲承乏考功裴徊瞻企儼乎若公之有臨惟
是朝夕省循大懼愧公而公已不可作矣公有孫曰
應禎官都下持狀屬崑曰非吾子莫可傳先公者嗟
乎予言烏能傳公嘗記閩督學鎮山朱公稱公郎存
素絲美盡黃裳官毗八座之聯家無百畝之入侍御
古林何公亦曰譽望宿聞于海內聲華特播于泉南
耆德益勵靜居尤見其慎修晚節彌堅子姓皆閑以
禮義兩公者觀風閩中也其所稱述若是以質予言
信不虛哉

王居南先生傳

明許宗鑑

居南王公余里杜之賢者也余素慕公而久宦于外

迨歸隱公已謝世悵不及孰遊公然而知公之行稔
矣公篤孝人也按公之先出廬六安世次具若大母
李氏節傳中李之子東軒公熿起家分教于廣能率
母訓以賢孝揚厥祖父風公其季子也諱文昇初號
及泉後改號居南有至性弱冠時隨東軒公廣歸劇
賊方熾水潦為災而東軒公遘疾甚公涉險弗避竭
力護持籲天祈代不解帶者歷日夜已而東軒公疾
愈旅亦無恙洎後東軒公物則毀瘁致哀如禮塋之
自有虎出沒墓道公以身當虎尋去衆始懼弗即工
而竟襄事易如也蓋公之孝感歷歷若此云嫡母陶

繼母李事之盡歡生母鄭疾思荔未熟也及熟而
切則終身弗食焉公於祀事屢甚潔修思慕潛然涕
下每痛失其父東軒公所置祠園言之輒淚物猶不
能瞑公之子鏞跪而撫之以必復請乃瞑也公好學
慕古擇地而蹈居常譚吐必稱古人課兒雖以舉子
業而視世之繁華靡競口習行違者弗善也令惟管
之名賢哲士是法肆今長君鏞次君鏗皆恂恂然行
古之道公之教可想已余聞世惠之家宇內希違王
氏茂勲于國咸休無極而李氏洪氏以雙節稱東軒
公與居南公以雙孝著所謂世惠非耶夫世所恃以

植立者綱常耳節孝綱常之大者也王氏節若孝皆以雙顯亦稱希覲者矣矧公之子又惇行先真而思昌大之其興可量與

沈青霞傳

明黃伯度

嘉靖中分宜嚴相嵩用事政以賄成上下相冒紀綱紊亂苛賦橫征毒徧四海戎政不脩軍實隳廢南倭北虜屢劉邊鄙而海內騷然矣是時忠鯁之士罹禍酷者甚衆而青霞沈公最烈公名鍊越人也以進士令溧陽抗御史調在平以憂免起復為清豐入為錦衣經歷時上日夜焚脩居深宮不御正朝而

相專政久惡

上聞邊事邊脩益弛公懷欲言之

而未有路甲辰虜自古北口入蹂通州烽火照大內

都門晝閉虜薄城要貢

上集百官議予貢不予

孰便群臣或言可予或言不可予公自下僚奮言虜

至無道侵迫都城下盟也太宰夏邦謨呵公退公怒

語侵邦謨聲色俱厲會勤王師稍集亦恣掠引去公

請尾擊之可有功相嵩沮其議公大恨奏嵩父子亂

政邦謨阿嵩皆可斬

上大怒廷杖公謫田保安

莫敢舍公者有賈人舍公而使子從學公居保安歲

荐饑為糜以食饑者募人收百里內殍者瘞之塞下

人爭為公憤詈相嵩且暮習射刻木為三偶人馳射之指以為唐李甫宋秦檜今相嵩也是時督府受嵩指伺察公所為督府選懦戢兵士閉壁虜至聽搶掠去因誡虜所賊殺者及避虜者為功上之邊民號哭靡控公益恨著鳴劍集以刺時事而數上督府書指摘之鹿門茅公坤予書曰昔為同心今為異域嗟嗟當足下時宜嘿嘿而已聞足下魁岸自豪散金養士慕古節俠風欲託亭障間豎功業竊為足下危之公不聽督府怒以聞嵩嵩益怒之督府未幾入為本兵而楊順代為督謀殺公以媚嵩會虜大入應州破四

年餘堡順又踵前督所為上功狀畏公訐之使告嵩于世蕃沈鍊陰養死士將不利公父子世蕃大怒屬御史李鳳毛奏公不可於是路楷聞之因自進也楷至邊按捕塞下為白蓮教者竄公名籍中與順共奏公事下本兵覆奏公謀叛有旨斬塞下籍其家時丁巳十月十七日也公死時年五十一順既殺公廕一子錦衣千戶猶舐望曰師相嗛我哉即捕殺公子衮衮幼子衮僅免又檄越州捕其長子諸生襄閔三木繫縲至邊榜捶無完膚囚獄中期日殺之適給事中吳公時來劾順楷罪詔逮赴闕下襄乃得脫變姓名

跌匿山谷間嵩父子敗世蕃斬都市諸孫鵠效忠等
戍邊籍其家產御史胡公維新奏還公妻子襄負公
骸骨歸葬若耶山下今 上即位以 先帝詔
錄死言事者贈公光祿卿一子入冑監即襄也明年
丁卯貢上春官伏闕訟父冤狀詔捕順楷下司寇獄
論死

黃生曰歲乙丑余兄洛原公在京師親見嚴氏之敗
也忠義士奮厲發舒其志氣庸夫孺子亦謹呼奔走
稱快當世蕃就戮時有國子生塞下人持長幡題曰
明忠臣沈公鍊之靈臨斬世蕃慟哭曰吾師可慰地
下矣見者為泣下豈保定賈人子耶吾兄又言公所
食饑者其人至今尸祝公公死未十年而嚴氏敗順
楷亦法死然公死猶生奸諛者富貴亦幾何時嗚呼
後之覽觀吾傳者可以懔然思矣

黃孝子傳

明黃伯度

黃孝子者名良豐海陽人世為冶工居新田孝子獨
為錢鑄鏹錘刀錐之屬不肯為兵器所為器甚精善
不二價得直輒市酒肉為親奉朝夕溫清無違節居
里中恂恂謹厚里中稱為敦原先生愛重之不忍欺
也屠有請其刀者金不可用請易之怒而詬孝子遽

塞耳棄刀去人為罵屠者追以金易之竟不受嘉隆
中潮多盜趙推府攝郡黃岡城門壞召孝子典作役
給費不能十一孝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為囊懸胸間
置鑪翰市炭鐵給諸與事者悉收領狀納囊中黃岡
四門僅完其一趙推府怒以侵匿罪逮係孝子欲杖
幾死罪當戍諸與事者以孝子故盡入所領金賂推
府而出囊中領狀訴于臬司事乃解未幾父沒獨事
母母嘗病思食鮒天寒市中無魚鄰大室丁氏有魚
池往市之丁氏謝不受直捕池中得鮒數斤恣取之
孝子第受二大鮒母食之愈孝子連得子不育弟娶

弗愛為寄猴孝子怒白母斥居海濱三年至是丁
氏為請復之弟亦悔過為善母又沒潮中亂益甚盜
至孝子以鐵索自係柩下盜相戒勿犯是時盜所至
盡燬以孝子里獨不火新田鄉先生西峯章公熙嘗
召為治與食舍肉問之曰未免喪弗忍也公為表於
學官邑大夫姚公延見稱先生郡守侯公予金助塋
始孝子從父治居陞溪而時節一至新田今年丁丑
六十二矣其生正德丙子也孝子不甚知書而至性
過人父母沒每食必祭父非肉不飽母嗜扶留祭必
有之而身常蔬素語及親淚承睫下不自禁其人如

此

黃生曰余客潮蓋聞孝子云余謁韓祠沿東堤至陘溪孝子之廬見其人如所聞孝子之行積之蓋有素矣孝子以刀尺各一贈余而送余渡北溪舟人為予言如黃公者寧有幾人嗚呼非質有之惡能動人乎

高祖林處士傳

明林甫任

忠臣孝子烈女貞婦其苦心瘁行蹈險忘軀往往有為匪彝之所望者而世屢有之迺至於義夫之事若平淡無奇而古今稀聞焉惟宋高宗以邢氏沒於夷而盧中宮者三十餘季金世宗以烏林荅死於節而終身不立后斯已偉矣然求其當少壯之齡不更娶不近色內外終始純白無瑕者則甚寥寥也豈非以俊邁克艱之節人所喜蹈平淡無奇之操人所易忽抑君親變故勢易激發情欲微曖終難克制而士耽女耽防眇寬密之間人情敬肆係焉故難易多寡有若是迫與夫非天資無欲知制心之禮得克已之功安能壯年守義皜然不染者乎若吾高祖者可謂無媿矣謹按高祖姓林氏諱茂森名宦同知公之四世孫也娶趙氏生子二女一趙氏歿母諶氏撫孫泣曰哀哉幼而喪母異日且將為繼母苦矣公年方二十

八也即誓不再娶內無臧獲便嬖之侍外絕雜畜麋
昵之交里有一婦以刺鞋度食公及兒所用皆其出
也或戲之曰君不再娶義不近色是鞋何從來乎公
歸即以刀碎其鞋而棄之自是蕭然獨處者三十餘
年垂老時有惠安丞俞某者聞公行誼登門以詩贈
曰節婦世間有義夫天下無泉南林茂森真乃烈丈
夫可謂知公矣閩脩通誌有監生某造公言曰誌書
所載忠臣孝子節婦貞女皆有之獨義夫缺耳以公
之高行請言諸官不有光哉公愀然謝去之公事朝
孝謹於奉先祖墳畔有歲祀麥園邑巨姓某者以其
地鄰已田也托親故求買其人入坐從容言及公不
答但誦戴記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數語其人即惶
謝罪而出伯父觀領鄉荐在國子時與同舍生姓周
者為婚周浙之處人也後授官尹晉江携子婦蒞任
於公為姻舅矣始至即延入叙親人罔不嘖嘖謂公
良遇也然公自一謁之後絕無私干郡城東南十里
名負麓山公外祖謀有墳地一所在焉外祖歿無嗣
人告公公以非吾家地弗問也莊嚴和易與物無競
接人以誠見者聞者無不愛慕敬信間有爭鬪多不
訟於官而質於公公徐徐一言剖析未竟而兩家即

惟然水釋非有名位之藉而信于閭里卒之日里之
遠近數百家莫不奔走悲哀賻含贈送信乎其行之
在人哉大抵公天資絕高德器甚粹雖不為言語文
字之學而諳詩書之趣於聖賢理道間有默會其梗
槩者故義夫事人以為難而公獨易抑其懿德純備
更僕不能數茲特其較著者耳甫任慙於譽言雖
至親不敢有私惟是公之至行有不忍使泯泯是以
不得不闡揚之或者觀風君子將藉是以補傳誌之
缺誠不敢知亦不敢望也昔萬曆丁亥孟冬戊辰五
世孫甫任謹述

旌義李公傳

明陳紹功

當正統之世國家太平垂七十載矣鴻龐豐豫之化
周握八寅即閩東南陬往往有巖處奇士之行至好
義樂施以布衣名聞萬乘顯名天下則莫若清溪李
公公名森字俊茂系出李唐江王元祥武氏流王諸
孫於江南故李為閩人其在清溪勝國時君達始著
三傳為內黃簿則成公以人材舉五傳為公公少慷
慨有志尚讀書獵大較不數數佔俾間觀史至魯仲
連陶朱公輒儼纓歎曰吾獨不得為此耶既蚤喪怙
當戶棄為儒居恒鬱鬱曰吾不能行之天下樹德於

鄉可也。席先世高貲，由數萬晦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公益使自饒，而盡其力，居積日起。富甲郡中，復歎曰：「金穴錢埒，今皆塵土。夫世務多藏，以侘子孫，寧免伏波嘆乎？」計歲所入，捐粟千斛，別窖之，約曰：「凡我族戚亡論，迺昵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咸給於斯，歲以為常。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於是鄉人無不知有公者。會泉郡治事堂將經始時，絀舉羸窳，庫不給，太守以謂公公蹠曰：「森幸饗縣官之賜，安敢愛力取木於山，杉可材也。百役旣需，某寔任之。無然使簡以闕大觀。」公

指授將作，而閔高庭夷郡宇，露然矣。則又佐修郡孔廟，已建邑政事堂、清溪之黌宮，一如郡。於是郡邑守相師儒無不知有公者。一日過劍口渡，行人負任褰裳以濟，胥及溺，公憫之，茲延建汀邵四郡於此，取道李荷，徒涉而立，眎其帖危，則庀匠石，醜水為二十梁，工未就，有老人語公曰：「是溪險惡，齧岍善崩，在形家蓋塔諸言，訖不見公。如言表浮屠數級，無何長橋卧波矣。復連造龍津鳳池等二十五橋，事具邑乘。及莆之江口橋，蓋費數萬緡，已而脩郡玄妙觀，以棲黃冠。建龍津清溪等宮，獅子等巖，九九所郡東嶽行宮四

方乞靈畢集公謂雩祭禳禱是稱群望廟貌不肅神
將焉依捐數千緡初五帝殿寢諸石材甃甃鎡錘積
幹礎礪絢堊之屬罔不堅緻緇黃祀公為檀越云嘗
遊會城憇芝山衲子有事招提募緣疏施未有應者
公微哂之衲子私相語豈斯伶俜過客能贊茲役耶
而不足斯舉耶不求福田利益耶則請公布金度木
焉公欣然諾之吾所不足者非財也願會城去家五
百里外金難卒致請以浹旬為期立命僮歸指某園
粟若干某山杉若干亟市之某攢金若干亟輦以來
卒如期致之工師寺成矣實長明燈為膏費又若干

三山諸父老矐然大異之於是郡邑以洎七關無
不知有公者適歲侵道殣相望有詔諭民出粟公首
輸二千石待賑守臣以聞 英廟嘉之賜優詔旌

為義民錫文綺二公請闕進方物稱謝命羊酒宴勞
之於是京師縉紳又無不知有公矣而公復念承平
久即衽符不逞何以應卒先已戒家僮肄兵飭器自
衛鄉落先後盜發擒斬酋徐子通蘇隆黃宗成等數
十徒枹鼓宴如閩藩臬交章薦公文武才欲官之會
沙尤寇掠泉界公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魏崑
玉褚良宗等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無算寧陽侯

陳懋保定伯梁瑤刑部尚書金濂等上公功 上
特授漳州九龍嶺巡檢頃之從安溪民請調公源口
其為巡檢永春德化前後缺令監司命公攝其篆公
所至不自潤多惠績二邑咸謳頌之已攝安溪捐貲
脩公署建儀門百廢為之一新云公自微有官迄於
白首大都拆節為義矜已諾其急人之困先於已公
事既畢然後乃敢嘗酒食人以是嚴重之里中人視
公猶父望公家若庫庾尊之不名稱朴菴長者即有
競不從邑令訊而信李長者之言化逮其弟俊德咸
辨為義郡車橋林姓者兄事公適有急走僮致書願
贖金五百公覽畢探橐裝無有也為之廢食人以急
投我柰何寂然無應令待斃之軀而縣望數百里外
乎俊德問知其故為別贖金拊公背曰金具矣無憂
也畀其僮去公廼食郡中豪聞公至皆擁篲迎門延
頸願交龜突無煙者負責閔者人人相語何所得李
長者乎來濟矣公聞之私獨喜其為施益甚然對人
未嘗自矜其伐也歲癸未暑雨彌月大浸稽天公所
建劍口橋圯公冒雨省視太息曰百年之功盡於此
乎扼掣成疾遂以不起屬續之日遠近白衣冠環擗
哭者無慮萬計即窮山極谷穉覩嬰婦咸相聚賈涕

曰李長者死矣公有子五人立書塾置書田積書萬
卷課之五子咸有衣冠而仲煜舉於鄉為南豐令季
焯貢大學為南雄司理孫十五人曾孫四十八人玄
孫之子百六十人孫曾今已二百餘人其顯者為贈
君澍封君雲霄別駕瀾都運道先縣令仕觀孝廉宗
潤楨刑部郎懋檜若郡邑博士國子生及弟子負者
又數十人穎出未艾也今去公百四十年後輩尠稽
故實乙亥之歲郡堂傾撓議重葺乃知建堂為公太
守掄材料清溪得大木一合抱輪囷足任主器則公
向所遺也神物有待輪奐苞茂人謂李氏造郡堂者
再斯故國喬木哉余惟游公諸孫間而三孝廉與刑
部君皆同舉於鄉刑部君復同余庚辰籍時得聞公
賢行故勅具存閱郡乘稍載公脩初軼事多未詳乃
采故都憲朱公鑑所為墓志及先輩所傳撮其大者
為旌義李公傳

論曰昔太史公艷貨殖貴游俠而其歸本之仁義故
曰富而仁義附焉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誠有取爾也
李公擅素封好施不勅始家鄉洎都邑至使
子聞而旌之素擬陶朱公魯仲連為人卒如其志夫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世豈無與公埒譽者願繼晉作

苦口約腹裁捫一錢汗出不忍釋手甚至腠瘠以自
肥終不餘力而讓利矣公芥視萬金而妻散之厚施
薄望好行其德君子哉 國初堂庶情通士則不
隔 天子不難以重書牽幣寵一布衣公起布衣
不難以一乘鄣官服勞疆圉昭德布賚其應如響休
哉君民之際乎今亡矣夫

雙烈傳

明周訓

雙烈者其一邑人其一淮陰人而邑人姬也皆以盛
年從所天死夫百年一聖千里一賢昔人謂之旦暮
比肩也何州里之內三月之間兩觀奇節而皆女子

也若是乎銘若狀備矣不佞不敢越俎分銘若狀者
權第各為傳而弁厥生死里氏於首無讓略矣許伯
姬瑤林里人也諸生許植喬女十六適諸生林有棧
兩家皆窶人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隣里莫不賢
之越八季棧以醜死伯姬婁絕復甦在令甲醜於人
者當按驗受醜狀乃伏醜人者辜伯姬聞之泣曰士
師殉三尺為夫復讐不敢恨未亡人則何忍見之遂
自經死蓋距其夫之死之為日百也居無何而有沈
槐英之死槐英淮陰沈廷器女也廷器業黃頭槐英
幼而父母物十四從其伯氏媵吳叅知蓋徵吉於夢

云槐英端警寡言笑有寵於叅知越四年而叅知物
槐英剪髮殉叅知而訣之曰公幸待妾冥冥三十日
妾請以身試黃泉薄螻蟻也屆期自經死右史氏曰
由二氏觀之或產於晉或媵於晉伯姬八季槐英四
年要以草莽微賤耳節若飴吾何間然於二氏彼文
君之為富人子文姬之為名人子斯何可與同日而
道哉

程